

冲虚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一

作主

宋 徽 宗 皇 帝 著

天瑞物有生造化通元古今惟道運者  
心焉然不化而常全所以應物无  
死而於國人之為益

子列子居鄭國四十年人无識者國君御大夫眎之猶眾庶也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无反期弟

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壹丘

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壹子何言哉雖然

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汝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則壹子何言哉不得

已而有言故聞而告之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

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

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无時不生无時

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

復其際不可疑獨其道不可窮

生自无而適有化自有以之无有生有化

者物也不生不化者道也物麗於數故生

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道行乎物故

常生常化而无時不生无時不化獨壹萬

物之上故不生者疑獨汎應而不窮故不

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蓋莫知其端

倪也疑獨其道不可窮蓋不可測究也物

无得而耦之者豈真知其所以然哉疑焉

而已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

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

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

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

非也

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生而有

忽化而无形實色彰智謀力作消息盈虛

終則有始无動而不變无時而不移雖皆

道之所寓而運轉不止感其自爾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

形者生於无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

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

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

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

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

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埒易變

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

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

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氣者為人故天

地舍精萬物化生

陰陽者氣之大天地者形之大氣變而有

形則有陰陽然後有天地而道者為之公

聖人者道之管此聖人所以因陰陽以統

天地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莊子所謂道

在太極之先者是也故太易者未見氣也

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故太初者氣之

始也氣變而有形故太始者形之始也形

辨而有質故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

而未相離則道之全體於是乎在故曰渾

淪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无所用其

明故視之不見无所施其聰故聽之不聞

无所致其力故循之不得此三者不可致

詰故混而為一然既已謂之一矣且得无

其言乎此所以強名之曰易也易无形埒者无體也易況之陽則一之所起故變而為一數起於一故變而為七則屈而未申也七變而為九則交而有變也數窮於九故復變而為一一為形變之始則天地人皆得此以生故曰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冲和氣者為人精者一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天地合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无全功聖人无全能萬物无全用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達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達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此言職之有分也故以其所辨者言之若夫聖人之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則上下同流而无間安有長短之相形通否之相異者哉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形者有聲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色者有味有味者有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无為之職也

生形聲色味皆物之化故隱斯顯往斯返生生者形形者聲聲者色色者味味者皆道之妙孰原其所始孰要其所終道常无為而无不為謂是故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醴能香无知也

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

有所知有所能在道一偏非全之盡之者也而无知而无不知无能而无不能則无不該也无不備也何所不能哉陰陽氣也柔剛材也短長形也圓方器也生死數也暑涼時也浮沉勢也宮商聲也出沒迹也玄黃色也甘苦味也醴香臭也變化所為皆在是矣古之人其備乎六通四開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焉往而不暇

子列子通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據道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子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年此過歡乎種有幾若繩為鵝得水為龜得水土之際則為繩蟻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焉陵焉得鬱栖則為鳥足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胡蝶昏也化而為蟲生窻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撥駒撥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願輅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輅食醯黃輅生乎九猷九猷生乎替苒替苒生乎腐蠶羊肝化為地畢馬血之為

轉燁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鷄之為鷄鷄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鷄也鶩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菹也老鞠之為獲也魚卵之為蟲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鷦純唯其名大腰純唯其名穉蜂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厥昭生乎濕醜雞生乎酒羊奚比乎不苟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有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通乎此則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悅生今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變不可勝計也故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蠅為鴉者蓋言萬物之化无川陸之間也蠃也蠃蟻之衣陵屨也一種也或得水土而生於下或得陵屯而

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遇也陵屨得鬱栖而為鳥足則假異物以為體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則散同體以為物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窻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駒撥則覆飛者有化而為蛭動者矣駒撥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則穴處者有化而為林棲者矣或因形而移易則斯彌而為願輅原黃軹之生乎腐罐與夫地臯轉燁野火之類是也或因性而反復則鷦之為鷦鷦之為布穀布穀之復為鷦是也鶩之為蛤田鼠之為鴉朽瓜之為魚老韭之為菹老鞠之為獲魚卵之為蟲則或以類而相因或以不類而相與為類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則无所感而化者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鷦則无所交而化者也純唯其名大腰純唯其名穉蜂則其在物也有一陰陽而自生化者矣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則其在人也有非陰陽而能潛通者矣以生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雖不可致詰而

不足怪也厥昭生乎濕則化於氣醜雞生乎酒則化於味羊奚比乎不苟則化於習久竹生青寧則以无情而生有情也青寧生程則以无知而生有知也尸子以程為豹之類程生馬則以同類而相生也馬生人則以非類而相生也然則昆蟲之出入草木之生死變化无常未始有極又鳥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哉惟萬物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聖人於此知其有機誠而不能自己耳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无動不生无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无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无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无形者非本无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盡其終感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黃帝曰精

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

靜則復性動則去本理之然也形動而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无動不生无而生有則去本遠矣无則生有有必歸无故曰形必終者也天地與我並生及其終也與我皆終孰知其極則謂終者進乎不知矣有終有始有久有暫者唯其時物也故有始以无始為至道終乎本无始則又至矣有久以不久為至道進乎本不久則又至矣夫何故以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无形也不生者非本不生无形者非本无形蓋自有生有形者見之也生者理之必終終者不得不終生者不得不生而欲其生之長存以終為界辨又烏知環中之无窮者哉此惑於數者也生者天地之委和精神者天之分故清而散骨骸者地之分故濁而聚精神離散各歸其真尚何有於我哉然此自衆人言之也故曰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尚何存若夫聖人上與造物者遊下與无終始者友

則形未嘗衰而我獨存矣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无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老子所謂含德之厚也其在少壯血氣飄溢欲慮无起莊子所謂與接為構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故欲慮柔而體將休焉至於歸其真宅則之於息焉而反其極矣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此之謂也自嬰孩至於死亡皆以是日徂故謂之化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

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穢極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林類

年且百歲底春被髮捨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攏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捨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

无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捨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无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彼得之而不盡者

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穢極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髮捨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攏端面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捨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无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捨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无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吾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彼得之而不盡者

也

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虞常得終死生无變於己所以自樂也蓋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則何憂之有雖然知樂知憂非真樂也孔子以无樂為真樂樂於期者真能自寬而林類蓋得之而不盡者爾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无所乎仲尼曰有焉爾望其墮也宰如也墳如也萬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若知老之德未知老之伏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學道而不至於死之說則何以學為哉子貢倦學而願息是未知死之說也故夫子告之以生无所息望其墮也其明宰如也其高墳如也其大萬如也而與世殊絕此息之所也然衆人之死曰物而君子則雖死而不亡故曰君子息焉小人伏焉

生之勞所謂勞我以生也老之佚所謂佚我以老也死之息所謂息我以死也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微也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

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sub>補賢世宜</sub>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死生亦大矣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故曰善哉古之有死也死而不亡曰壽仁者壽不仁之人則與物偕盡而已故曰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微者有所歸宿之地生陽也生者德之光而光則本乎陽死陰也死者德之微而微則本乎陰故以生為行而死為歸亦陰陽動靜之義狂蕩之人其失也外智謀之士其失也內去彼取此世

俗之蔽耳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或謂子列子曰子莫貴虛列子曰虛者无貴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有貴斯有賤有名斯有實虛則无是也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虛故足以受羣實靜故足以應羣動故曰莫如靜莫如虛以虛靜為得其居者蓋言羣動羣實莫能閱之也以取與為失其所者蓋言去彼取此有所著之也大道廢有仁義因事之破礪而後有舞仁義者豈能復歸於道哉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寒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親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木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傳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妙不可識則

凡麗於形拘於數圍於天地之間者二氣之運轉无已萬物之往來不窮求其主張推行是者而不可得又烏足以知之哉唯聖人通乎物之所造覺此而冥焉彼俟主後知蓋亦復覺之莫覺者矣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炁爾亡處亡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炁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炁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爾一炁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跼蹐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云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炁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炁也知積塊也莫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言其不

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過其壞時矣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自器言之有成必有壞自道言之无成无壞圍於器者謂其有形有氣不得不壞通於道者知其不陷不墜莫得而壞唯達者知通乎此此列子所以无容心於其間哉  
舜問乎烝烝子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疆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耶  
虛則亡實則有凡得而有者皆可執而取之道妙无形深不可識既冥得而有而人之一身形體性命方眩而存倏化而亡亦

安能有形者體也故以身為天地之委形和者氣也故以生為天地之委和物之生也順性命之理而已故以性命為天地之委順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故以孫子為天地之委蜕若然者則非我有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既有制之者矣亦有使之者矣直天地強陽氣之所運動而已又安能有夫道雖然道者人之所共由也故曰道將為汝居是豈終不可得而有邪蓋認而有之則莫能有唯聖人有之以不有耳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間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擊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謀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夫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

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木  
 殖吾稼築吾垣更吾舍陸道禽獸水盜魚鼈  
 亡非盜也夫木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  
 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夫金玉珍  
 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  
 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感以為國氏之重罔  
 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  
 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  
 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仍  
 而有之皆感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  
 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  
 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  
 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取非其有无非盜也或以公道而无殃或  
 以私心而得罪時在夫不累於有與認而  
 有之之間耳然有公私者未能无殃故曰  
 有公私者亦盜也而无公私者亦未能勿  
 忘故曰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任其  
 自然而无容心焉則兼懷萬物是謂天地  
 之德知夫此者泯然大同雖參差不齊而

與天地為合吾鳥能知其辨哉故天瑞之  
 篇終焉

冲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一

冲虛至德真經義解卷之二

作三

宋 徽 宗 皇 帝 著

黃帝 古之明大達者先明天而道德  
 以黃 次之列子以天瑞首篇而德之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  
 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肝脾昏然五情痿感  
 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  
 管百姓焦然肌色肝脾昏然五情痿感黃帝  
 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惠如此  
 治萬物其惠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  
 侍徹鐘鼓減廚膳退而間居大庭之館齋心  
 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  
 之國  
 至人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心上與造物  
 者遊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交憂喜无  
 變於已亦有何患黃帝以此去萬有之累  
 而特復乎一故齋心服形夢遊華胥氏之  
 國也  
 華胥氏之國在兗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  
 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